

总是想得太多

有人向我抱怨，花菜味道真是寡淡，素炒花菜怎么都不好吃。我马上想起了被花菜挫败的法国大厨洛瓦索。身为“米其林三星”的顶级大厨洛瓦索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他为了改善花菜的味道，在花菜外面裹上一层薄薄的糖浆，蒸、煮、炸——一尝试。他还在糖浆上下功夫，锅热一点或冷一点，加水或不加水，让花菜入锅滚久一点或短一点，滚慢一点或快一点。洛瓦索自信一定能找到完美的方法，做出让人啧啧称奇的花菜。洛瓦索精心烹制的花菜终于推出，没想到最先品尝的美食评论者给的评

花菜与完美主义

价并不高，他们觉得滚了糖浆的花菜仍然平淡无奇。洛瓦索自杀了，他接受不了自己的苦心和反复试验无法带来完美的结果。苛求完美到完全否定自我的价值，最终变成了无情的反讽。洁净、有序和美好从来都是有限的，即便科学公理也有假设和前提，而不完美的才是实在的人生。梵高有幅画叫《鸛尾花》，画的是一捧插在陶土瓶中的蓝色鸛尾，其中有一枝花折了下来拖在花瓶后面。完美主义者也许会觉得碍眼，但恰巧是这枝花让人感觉到真实和平衡，抵消了那种花叶繁茂头

◆ 戴蓉

重脚轻的危险。我比较认同的观念是，如果完美主义情结与生俱来，那不妨以完美主义者的身份，接受这个世界的残缺和瑕疵。接受是想开了之后的容纳，像一个清心的人由于条件所限怡然地吃着肉内素，既不怕坏了自己的修行，也不会让同席的人不快。我跟那人说，要让花菜入味，其实也不是那么难。先入沸水氽，软化一下它油盐不进的生硬姿态，然后葱姜辣椒炆锅，下足糖、酱油爆炒即可。或者，就让花菜安心做个配角也很好，毕竟它有着雪白颜色和花一般的形状。

本埠生活录

图书馆二三事

◆ 石磊

细雨薄阴的午后，晃去图书馆。馆子是一栋垂垂老矣的贵气洋房，岁月蒙尘，火气褪尽，早已没有一丝洋气和贵气，还好是图书馆，至少还有一点清淡书卷气，否则晦暗墙角里堆叠万千杂物，气派动人的楼梯扶手上搭满淋漓拖把，大概亦是跑不掉的齷齪宿命。午后的馆子里，甚是寂静，一面是书客凋零，一面是管理员大妈穿着薄薄的早春绒线衫，嗓门嘹亮地在闲话家常。感觉不像是在图书馆里，倒像是半个世纪之前，国营食品商店的淡静午后，烟卷可以论枝卖，隔壁的蜜三刀在玻璃柜子里奄奄一息那种。曾经一大把的人生理想，其中之一，是长大了，或者以后老了，可以开间幽小图书馆，从容打发漠漠人生，似乎也足够了。现在看起来这个理想要逐步落空，也可能落实到包子头上。包子的同窗死党，一个狮子座的小男生，壮怀激烈地跟包子拍过胸脯子，darling，我长大以后如果当上海市长，一定

派你做上海图书馆馆长兼上海动物园园长。包子生性腼腆，听完内心翻腾，赴汤蹈火的意思，凭伊那点微薄情商，是表达不来的。我在隔壁房间做事，无意之中听见这番肺腑，倒是狠狠长叹了两声。那日图书馆里，除我之外，只得一位书客，半百老男人，穿保安制服，戴金丝边眼镜，在满屋子的书架前踟躅，时而轻叹两声，跟管理员大妈闲话二三。不用说，老男人似乎亦是此地常客。而管理员大妈直接就冷笑了，依依依，弄了半日天，还是一本也没拣好，看看人家，一歇歇就拎了书出去了。老男人扶扶眼镜，两手抱在肚子跟前，慢条斯理叹气道，是呀，我也老恨我自己的。侧目过去看看老男人，做了半世人，拣一本书都手软脚软，确实很废很废。不能再乱想下去，想出一堆人生无解难题来，真是自己寻不开心了。抱了一袋子书出来，满城的细雨依然下得泪流满面，图书馆附近最好有热气腾腾的点心铺

子，或者有幽暗小茶馆，扑进去吃碗小馄饨喝杯小茶，想想心事翻翻书，何等好。刚巧这间图书馆对面，是伟大壮丽的王家沙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家附近，终于有了崭新的浦东图书馆，堂皇得惊人，然而那个馆子，隔壁是流金豪宅，背后是宜家旗舰，一点书香气场都没有，每一次奔去，心绪都极其仓皇。再来一句啰嗦的。广大darling有没有发现，本埠图书馆里看见的书，跟书店里看见的书，好像是完全不同的。换句话说得更加浅白些，在书店里看见的书，在图书馆里基本上是看不见的。这图是十分怪异的事情，你们觉得呢？

生活怎么了

外行与内行

◆ 刘齐

装修房子时，一方是主人，一方是装修队。主人是“官”，装修队是“兵”。“兵”需要得到“官”的指挥，才能乒乒乓乓干起来。“兵”肯定是内行，不然也不会吃这碗饭。“官”呢，十有八九却是外行。于是，人类领导史上的一个著名现象便得以重现在装修领域。用中国人惯用的语言描述，叫作：外行领导内行。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是有责任心的外行，领导责任心不怎么强的内行。因为外行再笨，他也不知道房子是自己的。而那内行，则往往得过且过，敬业不如敬业。当然也有责任心强的，但由于角度不同，他怎么强你也未必认为他强。外行领导内行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。不仅仅怕人小瞧，主要怕被内行瞧了，趁机多要钱。面子固然要紧，利益尤为关键。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。这就叫不懂装懂。在这方面我是老手了，长这么大我一直看不懂秤，但每每总要装出一副明察秋毫的样子，点着秤杆质问小贩：你怎么，可以这样？装修比看秤复杂，外行们尤其要谨慎。我这里有一些经验，愿意供大家参考。当内行向你请示时，你不要马上回答，事实上你茫然无知，也回答不出什么。这时，

你先要让他觉得你特有把握，然后用耐心的、培养人的口吻考问：对这个问题，你有什么想法，有几套方案？换了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那内行比较厚道，比较性急，三句两句他就能把答案给出来。于是，你欣慰地、赞许地说，唔，不错，和我想的差不多，就这么干吧。有的内行生性狡猾，或者不爱动脑筋，他们往往说，哎呀先生，你定吧，你咋定咱咋干。把球嘭！又踢回来了。这时你也别慌，只要把脸一绷，严肃地说，啥事都问我，还要你们干什么？此言一出，常能收到好效果。当然，总这样也不灵，假的就是假的，迟早会暴露的。暴露就暴露，谁也没法子。好在领导地位尚未改变，外行仍然可以发号施令。有时我来了劲头，便霸王硬上弓，把内行领导得唧唧歪歪，哭笑不得。幸亏我领导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装修队，国家有眼，人民有眼，没让我统率千军万马，修水库，盖工厂，那上几百亿元的大项目，否则，指定我会创造出什么奇迹来。每天傍晚，当我这外强中干的外行离开装修现场，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时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外行兴致勃勃地等在那里，准备领导我，指示我。那外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老婆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海味街

◆ 钟洁玲

广东人煲汤除了肉料，总少不了海味干货，如煲莲藕汤会加入章鱼，煲玉米红萝卜马蹄汤会加入瑶柱，煲西洋菜陈肾汤会加入淡菜蚝豉，煲木瓜汤会加入墨鱼……一煲汤里可以不放火腿，却不能少了海味干货。如果用君臣佐使来形容一煲汤的用料角色，海味干货是不可或缺的佐使，它相当于味素，有了它，汤里不用放味精。少了它，整煲汤就失去和谐。一般的咸杂店可以零零碎碎地买到这些煲汤用的海味干货，但这只是临急抱佛脚之举，随便凑数。琳琅满目的海味不可能屈藏于眚眚的小店。老广们知道，要买到平（便宜）、靚、正的干货，一定要到一德路去；要买鲍参燕翅肚及稀奇古怪的干货，一定要到一德路去！一德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海味干货市场，是广州最典型的骑楼街之一，它长达一公里，两旁骑楼下面全是海味干货店铺，一家挨着，白天仍然灯火通明，兴发行、德昌行、易发行、和仁行……都带点清代十三行的烙印。每一间门面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，店面摆满了，墙的两个立面也用上，用透明塑料袋装着展示品，看得出是刻意悬挂上去的，有瑶柱、干贝、蚝豉、淡菜、章鱼、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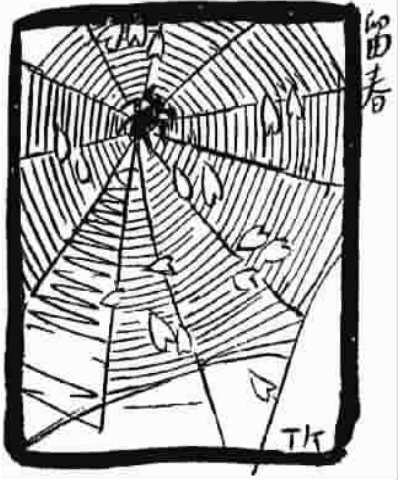
鱼、墨鱼、沙虫干、虾干、海螺干，还有稍贵一些的鳄鱼肉、鲮鱼腮、清水海马、海龙、花胶、鲍鱼、海参、鱼翅，此外，还有香港人最爱的明目鱼干。这里一年能卖掉20万公斤燕窝。还有罕见的三头极品鲍，从上千元1斤的澳洲海虎翅、大如葵扇的九天翅、渤海大连鲍鱼，到几元的粉丝、华南莲子、西北黄花菜、西南支竹等，从国王到乞丐，应有尽有。大约是店租不菲，每家店铺的门面都比较窄，货多怎么摆？从铺面往纵深处挖进去。广州旧民居的竹筒屋就是这样，门面窄进深长，有的是1:4，有的是1:8，采光就靠屋顶天窗。海味街的老板都有点土拔根的开拓精神：一个门面相当于一个洞口，只要有洞口，他们就会把它用尽为止。怎么用呢，往里挖呀，铺面后面是内街，内街是旧屋区，租金便宜，于是便一点一点地蚕食进去，打通起来挖入几十米到上百米，一条横街不够再挖第二条，形成前店后仓的模式。从店面往里看，摆满了层层叠叠的纸箱。这种韧性和钻劲是粤商独具的吧。哪怕上天只给你方寸之地，他们就敢白手起家，把铺面一寸一寸地做大！

丰子恺的画意

留春

丰子恺 丰一吟
(父女\画文)

明明是一张蜘蛛网，上面黏附了一些花瓣。可在我的画家父亲看来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他认为花瓣就表示春天来了。那是画家最喜欢的季节。可是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一转眼，一片片的花瓣都成了落英。其中有一部分花瓣落在蜘蛛网上，被蜘蛛的丝粘住了——就是这么简单的事。可我父亲认为，那是蜘蛛有意在留住春天！



风月总无边

冰火之融

◆ 何菲

身处这座城市，你是否注意到这些细节：马路上行驶的轿车和SUV，银和黑色占主要部分；男人们喜欢用冷金属的ZIPPO打火机，穿烟灰色裤子；大卫杜夫“冷水”进入中国香水市场时，冷艳卓绝的味道首先征服的是上海女人；清一色上海人的夜宴，气氛总是慢热；不动脑筋不分场合的瞎热情瞎起劲，被说成是“十三点兮兮”，这评价在沪语语境里被定义为不坏却路子混乱；《挪威的森林》在上海始终畅销，它的疏淡冷感，上海人品一品，品出了些隽永的味道。上海人对待感情，可用轻触微温来形容。男人们的深情绝对多于激情，他对你的周详安排妥照顾落实到生活细部，嘴上却吝于甜言蜜语。如果他不爱你了，你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凶恶，而是彬彬有礼的冷漠。这也可推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，在一个圈子里，如果你已被主流抛弃，感受到的不是主动的排挤，而是心照不宣的冷落。开会时，上海人发言不多，颇显矜持。若被点名发言，方案可操作性一定是相对强的。他们在冷冷的表情下，琢磨着事半功倍的方法。重实践的天性使他们的语言实用强，艺术性弱。所以有人说上海出不了于丹这样的天才演说家。关系要好的上海人之间，直抒胸臆的溢美基本可以省略，路子清爽默契无穷是关键。一句评价若能说到

位且让人暗爽，语气平淡更能让人受用。评价一个女人“真漂亮”，她微笑着“谢谢”，其实根本没进心里去。换个别致的角度，“你的下巴和头颈的轮廓线条精致流畅”，她也是“谢谢”，却能记住这句话很久。上海的哥给人感觉也有点冷。他们在问清了目的地后，在从浦东机场到客人下榻的酒店，整整一个半小时，可以一声不吭，最多换换电台。他们也有说话的时候。比如偶尔在尴尬时，他会客气地与乘客商量，“现在加油站没人，我去加个油好-伐”乘客如无急事，通常都会答应。在加油过程中，的哥会提醒乘客已经把计价器打到了“暂停键”上，等开出加油站很远才重新开始计价，算是对乘客宅心仁厚的回馈。上海人以往住石库门，那幽暗狭窄的楼梯，每级台阶都高而陡峭，踩准每一级，摸清其内在规律就如同摸清上海人的心理脉络。其实上海人冷感却不冷淡。他们有操守，却不愤世嫉俗。他们趣味丰富，并不轻视贩夫走卒。他们赴约，无论男女，都相对隆重地打扮妥贴，可又不僭越东道主的风采。点菜时也懂得适可而止，既不使东道主难堪，又不至于破费。如此善解人意又懂得体恤的上海人，尊重个体存在、选择和发展，遵循道德理性和实用理性，内心充满理解和友善，闪现出现代文明的冷光泽。

都市 专栏



周刊 第257期